

一直想听老张老师的故事

——天马山印象

刘向东

十年前的立冬，当我目睹向阳小学被拆迁的狼藉情景，记忆的窗口似乎被飞扬的尘土蒙蔽了。幸亏有似曾相识的破楼梯令我眼睛一亮，仿佛又踩上嘎吱作响的木楼梯，一眼看见了和蔼可亲的老张老师。

那时的学校是两层木结构街面老宅。校内有操场和平房教室，北门正对葱郁的天马山。老宅楼下是教室，楼上东西厢房是教工室。有一天早上，我刚到教室，班主任后脚进来叫我去教工室。我猛地一愣，以为又犯了什么错。连早到的两名女同学也带着狡黠的微笑瞟了我一眼。之前我因顽皮和“挂红灯”经常挨批评，但从未被叫去教工室。这次只好硬着头皮“挨批了”。由于忐忑和躊躇，我与班主任拉开了距离。可有趣的是踩上楼梯嘎吱一响，再踩一阶又嘎吱一响。连续的嘎吱声竟然缓解了我的紧张。

教工室拥挤逼仄却整洁温馨。兴许时间早，只有一位见过却不知姓名的白发老人在埋头刻蜡纸，针头样的笔尖发出细微的刺刺声（那时的作业题考试卷都用刻好的蜡纸油印而成）。光洁的桌上摆有整齐

的砚台、毛笔、书本和两摞练习本。班主任一见我就把目光落向老人说：“老张老师分好了作文和英语练习本，你拿到教室发下去。”我陡然窃喜，回答“好的”。同时老人抬头打量我一眼微微一笑。等班主任离开时，我不由自主地靠近班主任目光所至的老张老师。老张老师放下笔，捧起桌上的两摞练习本交给我。可我转身的瞬间突然觉得被一股强烈的磁场吸引了。原来老张老师笔挺地站在桌边，牵拉着袖套慈祥地看着我。此刻我感到他有点“特别”。微凸的眉骨支棱着灰白的眉毛，好像藏着无形的倔强，深邃的目光闪射出关切的光芒，眼角的鱼尾纹水波似的连着白茬茬的鬓角，略瘦的下颌使脸颊轮廓格外分明，甚至有种冷峻儒雅的风韵。

“哎！同学，下楼慢点啊！”随着老张老师的话音，我放慢了脚步，楼梯的嘎吱声不再像我上楼时那样节奏分明。

由于印象“特别”，事后我问班主任：“怎么没见过老张老师教书呢？”她温和地说：“老张老师七十多岁了仍然以校为家整天忙碌。也是我们老师的老师！”而后来的所见

所闻也印证了老张老师是个大忙人。除了刻蜡纸和编写课外阅读，写标语、搞卫生和辅导写毛笔字等都有他的身影。有一次我去借篮球，看见老张老师正在辅导英语老师王健写毛笔字，还不时地说着提笔顿笔等用笔方法。那种认真和耐心如同一位慈父指导着乖巧的孩子。但这些对我们来说并不特别，最特别的是“他是一名地下党”。

那是1975年的夏令营，出发前老张老师系着鲜艳的红领巾，精神矍铄地站在队伍面前。当夏令营红旗一举，班主任郑重地说：“请老地下党，老张老师宣布夏令营开营！”随后老张老师庄严宣布：“本学期夏令营开营！”语气的铿锵像是下达命令，令我们无比地兴奋和敬佩。我们边鼓掌边窃窃私语：“他是一名地下党！”那个时代我们崇拜英雄，更追过电影里的地下党。知道老张老师是地下党之后，只要遇见他，我们就请他讲故事。而他总是微笑相迎地说“等机会吧”。遗憾的是不久后我转学离开了天马山。多年后我才明白“等机会”是等待解密期，这是纪律和忠诚。有一年我去天马山找他，不料他已去世。据说他是南汇人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是松江浦南地下党，为了党的事业，他终身未娶。

2025年菜花金黄时节，王健老师深情地对我说：老张老师叫张启仁。几天前与老同事相聚时，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起了老张老师。我说我也常想起他，一直想听他的故事！

看上去是天意

高明昌

许多事物的认识都是需要条件的。比如看到一棵树，风将树枝刮到东刮到西，树很坚强，倒过去后又倒过来，确实风动你也动，但到最后还是矗立在原地，而且一如既往地恢复到原来的样子。但仅此一景，我就知道了风来的方向，风势的强弱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就知道风原来也是个可见的物象，只不过，风是借助了某个事物而已。想想也是，一个人对某个事物的某一种的判断，在许多情况下是从甲事物推及乙事物的，而且推及的结果往往精准到无以复加的地步。其实这也是自然界本身的一种安排，看懂，需要生活，需要观察，需要经验。

有一个早上，我看老母亲，一路朝南，一路阳光，就感恩起天气的成人之美，脸上心上都舒畅，开车时真想唱支歌。我明白，生活中天遂人愿的事情很多，但落实到个人身上一定很少，对眼前景致的好评差评，确实揉进了主观想法，因为心顺了，事情往往也就顺了。这种互为关系是内心观念的置换，就看你今天想了什么事情，要去做什么事情，选择至关重要。说到底，所有的选择都是一种美好的期待，决定哪天去，

哪天不去，本身就考虑了天气因素。所谓的天人合一，其实人的占比永远是最大的，只不过给予我们的初步认知好像是天意。

就算天意吧？需要问的是，为什么会轮到你身上？小时候，我经常和父亲出海撒网捉海鲻鱼，每一次都能捉到许多。为什么，因为父亲会看鲻鱼游动时鱼鳍泛起的水线，他从水线里看到鱼的多少与大小。村上人开玩笑，说父亲的前世是鱼出身。而真实的情况是：父亲的本领是他每一次的失败换来的。在我印象里，无数次父亲都是空手而归，因为空手而归，父亲要么绕道回家，要么等天黑回家，而做儿子的我也是三缄其口。我一直坚信：后来父亲能捉许多的海鲻鱼，都是因为无数次捉不到海鲻鱼，只不过大家没有看到父亲的辛劳而已。

我无数次地给初中学生上作文课。如何让孩子们写好作文，就从做事情写起：写做家务，就去试着做一次家务；写树木，试着去观察一棵大树，千万别想着仿写或套题，那会扼杀孩子的创作天性。说到底，作文啊，就是做人；就是写真；就是创新。想起了至圣叶圣陶先生“教师要下水”的告诫，叫自己的学生写什么，自己先要去写什么，还有什么比以身作则更重要？真心希望老师们“下水”去，因为“下水”了才会有真感知、真方法。我想说，我的学生作文是写得好，因为他的老师首先写了作文，然后再教作文，不是孩子们天生会写作文。

邮政所

王吴军

了胭脂色。那些盖着各地邮戳的信件躺在分拣格里，哈尔滨的冰凌纹戳、昆明的山茶花戳、苏州的评弹琵琶戳，恍惚间让人觉得整个中国的晨昏都在这个木架上流转。

黄昏时分，总是能见着穿学生装的少年来到邮政所。他们趴在枣木柜台上写明信片，钢笔尖在洒金笺上“沙沙”作响，写未名湖的塔影，写珞珈山的樱云，写外滩钟楼敲碎的月光。老李头沏了茉莉香片搁在旁边，茶烟袅袅爬上糊墙的旧报纸——那还是1949年的《申报》，铅字里藏着十里洋场的霓虹。少年们把写好的明信片按在胸口焐热，仿佛这样就能把心跳也寄到远方去。

邮政所门前的邮筒吞下最后一片晚霞时，檐角的铜铃开始诵经。寄往海外的航空信在秤盘上轻得像鸿羽，老李头往封口处抹浆糊的动作总特别郑重，像是在为远行的舟楫系上缆绳。有一回我看见了寄往斯德哥尔摩的蓝信封，落款是“小镇玉山堂”，想必是故乡的老先生给远在异乡的儿孙写家书。窗台上的镇纸压着的宣纸被风吹起一角，露出工楷写的“云中谁寄锦书来”的句子，墨色里沉淀着整个小镇的烟雨。

午后的阳光最是稠密，穿阴丹士林布衫的妇人抱着蓝印花包袱进来，取出了裹着桑皮纸的茶叶罐。她教我用朱砂笔在包裹单上写“徽州松萝”，她说她的女儿在金陵念师范：“我女儿舌头刁，只认老家的茶。”她笑着说。

邮政所的包裹台上铺着靛蓝土布，阳光斜切进来，把布面上的蜡染梨花映得几乎要飘落。窗外卖麦芽糖的梆子声荡进来，和着糨糊的糯米甜香，在木梁间织成透明的茧。

我最喜欢暮春时节的雨天，雨水在青石板上敲出了长短句，邮递员老陈的摩托车的铃声溅起了水花。他卸下帆布邮包时总是有一股潮湿的草木气，说南塘桥边的野蔷薇开疯了，把乡邮员的小道都染成

这些年，经过多少次门庭更迭，独有邮政所门窗的绿色始终未变。春分时收到盖着南极长城站邮戳的贺卡，雪原上的企鹅竟也站在国红的邮筒旁。雨水节气有海外寄来的樱花明信片，背面印着俳句：“雁字回时，月满西楼。”原来，乡愁过了沧海，依旧是李清照的酒盏里漾着的月光。

邮政所的门楣匾额上的“鸿雁传书”四个字的金漆渐淡，倒是砖缝里新生的车轴草愈发青翠。快递站的荧光招牌在街对面明明灭灭，邮政所的墨绿窗帘仍按时在晨光中起落。那台民国年间的日晷仪还在院子里转着影子，提醒每个来寄平信的人：有些抵达，原是要慢慢走才能见到风景。

小野蒜的味道

黄大庆

春日的家乡，犹如一幅上天以极致细笔触精心绘制的油画。那草色，遥望时绿意朦胧，近观却似隐若现，自广袤田野缓缓向宁静村庄蔓延，晕染出一片生机。村外，河水蜿蜒东流，彻底挣脱了冬日枷锁，在芦苇新芽间叮咚作响，欢快跳跃。晨曦中，柳树披上鹅黄轻纱，于薄雾中悠然舒展，仿佛能听见生命拔节的悦耳声响。而在绚烂春景之中，最让我魂牵梦绕的，莫过于那风味独特的小野蒜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赞誉其“根白大者如鸟芋子”，所言非虚。那些沾满泥土的鳞茎，宛如沉睡的玉坠，不仅蕴含着通阳散结的药性，更藏着人间至味。

家乡的小野蒜不择地而生，无论是桑园的幽暗角落，果树的斑驳疏影，还是田埂的细微裂隙，都能见到它们墨绿挺拔的身影。历经寒冬洗礼，那细如葱针的叶片愈发苍翠欲滴，在春风中摇曳生姿，彰显出勃勃生机。正如古人所云：“若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。”这些小野蒜亦是如此，或三五成群紧紧相依，或孤傲独立傲然挺立，皆全力以赴，为大地绣上一抹抹青绿。

几时采摘小野蒜的最佳时节，莫过于清明前后，此时其味道最为鲜美。最易寻觅的小野蒜，往往生长在闲置的旱地中。我和小伙伴们常在其中穿梭寻觅，有时寻遍数块地仍一无所获。而当我们终于发现一大片小野蒜时，那份由衷的喜悦，唯有空空翱翔的麻雀与燕子方能知晓。

在故乡的田野上，小野蒜极少单独生长，一旦发现便是一丛从密集分布。我们通常会先放下篮子，右手紧握小锄头，在其前方约十厘米处轻轻一刨，再微微上提，一串串洁白如玉的小野蒜便连泥带土呈现在我们眼前。左手迅速捡起，轻轻甩掉泥土，

迅速放入篮子，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。刨挖小野蒜亦有诀窍，须稳、准、狠三者兼备。选好角度，力度适中，动作如行云流水般流畅。一些急性子的小伙伴，见到小野蒜便迫不及待开挖，往往只能挖出花生米大小的野蒜头。而我作为经验丰富的老手，有个小窍门：若想挖到“大块头”野蒜，切勿盯着那些成群结队的，而应寻找那些看似不起眼的“孤家寡人”。这些独苗一旦挖出，野蒜头往往硕大无比，宛如一棵独头蒜，体积远超那些密密麻麻簇拥在一起的小野蒜。当然，要想挖到这样的宝贝，必须舍弃一簇簇的小野蒜，多跑几个地方才能有所收获。

对于我们孩童而言，那只把长的小锄头轻便顺手，通常半小时便能挖满半篮子。大家望着篮子里的战利品，有人迫不及待剥开一颗放入口中咀嚼，尽管辣味直冲鼻尖，也要强装英雄好汉，眉头紧锁也要咽下。殊不知，眼眶中的泪水早已卖出了自己的窘态，引来同伴们的阵阵欢笑。这场景年复一年地上演，成为了春天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。

挎着一篮小野蒜回家，母亲总是最为高兴。她将小野蒜洗净，水珠自翡翠般的

叶片上滚落，根茎便显露出象牙般的洁白。这些野味或凉拌、或蘸酱食用，总能令全家人胃口大开。若野蒜挖得多了，母亲便会将其腌制在一坛坛咸菜，晾干封存。那又脆又香的野蒜咸菜，总能让人食欲大增。那些年里，尽管农村生活清贫，但每年春天母亲腌制的那几坛子野蒜咸菜，总能让我们一家享受整整一年的美味。

母亲腌制小野蒜必须将蒜苗切去，只留下根部的蒜头。白莹莹的蒜头放入坛中后，仅需撒上粗盐，用油纸紧紧封口就大功告成了。待启封之日，餐桌上摆上一盘小野蒜，夹一筷送入口中，细细咀嚼之下，先是咸鲜在舌尖跳跃，继而有一丝回甘自舌根泛起，仿佛将山野的晨露、土地的深情都一并吞咽了下去。即便冷藏一年，这味道依然鲜活如初，让人仿佛置身于三月的春风之中，浑身上下无比惬意。

近日，有朋友送来新挖的小野蒜，晚上做了一盘小野蒜炒鸡蛋，夹一口在嘴里咀嚼，总觉得齿颊间流淌的不仅仅是滋味，更是一段段珍贵的时光。那些与土地亲近的日子，那些在春风里弯腰的剪影，都随着这口咸鲜，沉淀为生命里最质朴的滋养了。

午后的一抹闲暇，如同沙漠中的清泉，珍贵而又令人向往。在工作之余，利用午后阅读书籍，感受一份宁静的快乐和惬意，是一件极其美妙的事情。

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，洒在地板上，洒在窗台上，也洒在窗外的小径上，斑驳陆离，给眼前的世界披上了一层温柔的金纱，也给内心的世界平添了一丝明媚的温暖。静谧的角落里，隔绝了外界的喧嚣，心灵得以彻底放松。手中握着一本心仪的书籍，让智者留下的文字触动心底深处。这份期待与喜悦，是一种难得的享受。

静静地翻开书页，一阵淡淡的墨香扑鼻而来。那是知识与智慧的气息，瞬间将心带入一个全新的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，

我可以是一个旁观者，静静地凝视着书中人物的悲欢离合；也可以是一个参与者，跟随情节的跌宕起伏。

起伏，悄悄地体验着不同的人生波折与情感波动。这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交流，让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宽与深化，沉淀出更炽热、更浓烈、更醇厚的感悟。在人生道路上，这样的阅读体验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灵感，让我们在吸收知识的同时，也能以更加饱满的情感和更加深刻的见解去看待事物，激发思考力与创造力。

午后阅读，还是一种自我反思与成长的契机。静谧的时光里，从书中汲取养分，

午后的阅读时光

吴安

也借此机会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，思考生活的真实与个人的发展方向。有时候，无意间闯入眼帘的一句

话或者一个故事会触动心弦，使我们品味出复杂的滋味来，让我们对人生的理念有了新的认识，激发更多的勇气。这种内心的觉醒与成长，是任何外在的激励和推动都无法替代的。那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更重要的是，午后阅读让我们学会了慢下来，享受当下生活的美好。在信息爆炸、资讯纷飞的时代，我们往往被各种无关紧要的碎片化信息所包围，难以静下心来深入阅读。而午后的这段阅读时光，就

像是一场与自己的约会，提醒着我们要给自己留一些空白，去倾听内心的声音，去感受生活的细腻，让我们的精神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，也让我们在面对压力时更加从容不迫，以平和的心态去应对。

午后阅读，对于每一个人而言，都是一场心灵的盛宴，一次精神的洗礼。它让我们在忙碌之余，找到片刻的宁静与自由；也让我们因这份坚持与热爱，而变得更加宽厚与睿智。这不仅是一种自我充电的方式，更是一次心灵的深度滋养。愤怒、不甘、焦躁都统统被驱赶走，留下的真与善慢慢凝聚成了娇俏迷人的霜花，绽开在眉眼间，也盛开在心田里，陪伴着时光的流淌，化作了风轻云淡的岁月。



老宅 唐西林 摄

篆亭图

陈侃峰 书